

卢汉超·著

HEDE ZHUAN

赫德传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上海人民出版社

赫 德 传

卢 汉 超 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装帧 邹纪华

赫 德 传

卢 汉 超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 插页 8 字数 211,000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5000

书号 11074·736 定价 2.00元

目 录

第一章 来华以前	3
一、幼年时代	3
二、大学生活	8
第二章 “抓住了幸运女神的衣裙”	16
一、香港——上海——宁波	16
二、在广州	25
三、进入中国海关	32
第三章 登上高位	40
一、北京廿六日	40
二、周游通商口岸	47
三、获利于“阿思本舰队事件”	53
第四章 中国海关霸主	61
一、集权于一身的两个文件	61
二、海关内幕种种	68
第五章 内政外交顾问	80
一、在李鸿章与戈登之间	80

二、《局外旁观论》	88
三、第一次回欧	97
四、“发自赫德的头脑”	106
 第六章 《烟台条约》前后	114
一、伦敦办事处的建立	114
二、条陈“改善商务关系”	125
三、促成《烟台条约》	134
四、第二次回欧	142
 第七章 并非业余的“业余外交”	151
一、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151
二、“厨子太多坏了汤”	159
三、“进和议者二赤”	170
 第八章 辞谢了公使职的“公使”	180
一、辞谢公使职	180
二、谋吞缅甸	186
三、计赚澳门	193
 第九章 保位之战	206
一、成了邮政总办	206
二、另一种“旁观”	216
三、英德借款	225
四、英德续借款	233

第十章 大劫与大忙240

一、乍暖还寒时候.....240

二、活着读到自己的讣告.....254

三、“这些从秦国来”.....263

四、“海关又出头了”.....277

第十一章 末了十年286

一、终于走了.....286

二、他能笑到最后吗?301

一八五四年秋天，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中国南海的茫茫海面上，有一艘载重一百五十吨的鸦片飞箭船——“爱渥娜号”(Iona)从香港驶往上海的途中遇上了暴风，正在狂风恶浪中颠簸挣扎。甲板上，一个十九岁的英国青年，独自一人，站立在一块还没有被海水打湿的狭小空地上，用一双阴鸷深沉的眼睛，注视着无边的大海。虽然，除了船头的灯光间或映出浑浊的海水外，眼前只是一片茫无边际的黑暗，这个英国青年的眼神中，却流露出一种强烈的欲念，渗和着些微的兴奋，仿佛他虽孑然一身，飘落在他乡异域，却已透过苍茫的大海，看到了神秘的中国大陆，看到了马哥孛罗用许多奇妙语言形容过的诱人的土地。初次在中国沿海航行，呼啸的狂风，没有吹灭这个有心来华干一番事业的青年人心中的野火。

六十年过去了。

就在“爱渥娜号”那次航行的目的地——上海，喧闹的黄浦滩头，竖起了它当年那个孤寂的旅客的铜像。他穿着齐膝大衣，双手背剪，头部微低，显得谦忍含蓄，绝无一般塑像那种轩昂伟岸之态；他已不复年轻，却似乎仍然带着六十年前伫立在暴风雨中的孤舟之上的神情，用那双深沉的眼睛，若有所思地看着中国。铜像两侧英、中文并列的铭文告诉人们，鹭宾·赫德 (Robert Hart)，这个当年的青年漂泊者，已是怎样地显赫：

前清太子太保尚书衔总税务司英男爵赫君德，字鹭宾，生于道光乙未，卒于宣统辛亥，享遐龄者七十七年，综关樞者四

十八载，创办全国邮政，建设沿海灯楼，资矜式于邦人，备谘询于政府。诚慤谦忍，智果明通，立中华不朽之功，膺世界非常之誉，爰铸铜像，以志不忘……^①。

铜像建立者的溢美之词固不足为凭，但鹭宾·赫德究竟在中国干下了什么事业？让我们从头开始吧。

^① 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版，第三七一——三七二页。

第一章 来 华 以 前

一、幼 年 时 代

英国北爱尔兰亚马郡 (County Armagh) 的波泰荡 (Partadown), 在十九世纪初是一个大约有二千人的小城。城虽小, 市面倒也还繁荣。城里的顿干诺大街上, 零零星星地开设了几家酒坊和杂货铺子, 远远地可以望见大街尽头高耸的教堂尖顶; 每逢弥撒的日子, 这里很热闹。夹街两排疏落的居民住宅中, 有一幢嵌着绿百叶窗的白色小屋, 稍稍有些惹眼, 这是酒商亨利·赫德 (Henry Hart) 的家。一八三五年二月二十日, 亨利的长子鹭宾·赫德就出生在这里。

鹭宾·赫德的祖父詹姆士 (James Hart) 有三子一女, 亨利是他的长子。詹姆士父子俩都是当地的酒商, 兼营杂货, 这是亚马郡一带很普通的职业。赫德出生时, 亨利家境贫寒, 为了生计, 几度搬迁。赫德刚满周岁, 全家迁往波泰荡北面的米尔顿, 亨利在这个滨湖的小镇上和人合伙开了一家小酒厂, 但是不到一年, 一场大火毁了这家小厂, 亨利不得不四处寻找工作, 最后举家搬到希尔斯堡 (Hillsborough)。

赫德的母亲安妮·埃德加 (Ann Edgar) 是亚马郡巴雷伯利的一个农民的女儿。埃德加家族原来是苏格兰人, 十四世纪初

迁徙到爱尔兰。安妮幼年起就和在波泰荡经商的哥哥住在一起，因而得以认识亨利·赫德并和他结婚。

赫德虽然出身于英国一户寻常百姓家，但赫德家族却相信，他们有过度荣耀显赫的历史。据赫德家族的传奇故事说，赫德的祖先原是荷兰人，名叫凡恩·赫德，是一个勇敢善战的船长。一六九〇年，凡恩随军威廉三世，在渡海征服爱尔兰的波义姆战役中建立奇功，威廉王因此给他加爵封赏，把爱尔兰的基尔摩利阿第（Kilmoriarty）封作凡恩的领地，赫德家族开始定居爱尔兰。后来，凡恩挥霍放荡，不事家业，结果负债累累，潦倒以终。他的子孙们最后不得不把基尔摩利阿第出卖，赫德家族败落了。

这本来只是一种传说，它的唯一旁证，是赫德的祖父詹姆士是从基尔摩利阿第的一处小农庄搬到波泰荡来的。后来赫德出了名，海关中有人在欧洲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专门对赫德的远祖进行了考证，结果发现在波义姆战役的名将录中，并没有姓赫德或与此姓类似的人名，而基尔摩利阿第虽然几易其主，其中也有姓赫德的主人，却又不是从荷兰来的；而且，在北爱尔兰，尤其在亚马郡北部，“赫德”是一个极普通的姓，往往同一地区可以找出许多并无血统关系的赫德家来，单是同姓并不足为凭。

鹭宾·赫德却对这段家史很感兴趣，他曾在父亲的帮助下，企图寻找这位祖先的踪迹。他花了不少力气，排出一张赫德家族世系表，从詹姆士起上溯了五六代，结果除了知道他们的祖先来自基尔摩利阿第外，并不能证实什么，所以赫德自己也不能不承认，他对于那位光荣祖先“并无精细明确之概念”^①。

① 莱特：《赫德与中国海关》（Stanley Fowler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贝尔法斯特一九五〇年版，第一五九页。

但是，重要的不是这段家史的有无，而是它对赫德的深刻影响。

祖先的业绩虽是这样的虚无缥缈，赫德家族却对这种无稽传说信奉不疑。凡恩船长的故事在赫德家族中代代相传，赫德在童年时代就受了它的影响。六岁的时候，赫德唯一的姑母玛格丽特常在午后晚间，拥侄膝下，向他讲述凡恩·赫德如何随同威廉王从荷兰来，如何在波义姆战役中英勇善战，立下功劳，如何获得威廉王的恩宠，得到了基尔摩利阿第的封地和爵位，赫德家族后来又如何衰落了，以至到了亨利这一代，不得不四处奔走衣食，甚至求雇于人……

闲暇的午后，宁静的月夜，玛格丽特姑母用半是骄傲、半是伤感的语言讲述的昔日光荣的故事，在童年赫德的心中激起了无限的想象力，他似乎早熟了。听完这段并无凭证的赫德家族盛衰史，赫德用一种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表情严肃地说：“我长大后，要重新买回基尔摩利阿第，我还要获得一个爵位！”^①

玛格丽特姑母静静地笑了：当时英国已进入产业革命时期，国内财产与权力的分配已趋向稳定，一个稚儿宣称要恢复祖业是狂妄的——也许岁月将消磨此儿之野心！然而，这时英国正在远东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赫德的长辈们谁也不会想到，这场战争会与六岁的赫德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战争为英国殖民者打开了通道，赫德日后正是通过遥远的中国实现了他在英国无法实现的童年时代的雄心。

① 裴爾珠：《赫德爵士》（Juliet Bredon: Sir Robert Hart, the Romance of a Great Career），一九〇九年伦敦版，第一一页。

赫德在希尔斯堡开始上学，他的蒙师安诺德兄弟是两个颅相学者。所谓颅相学，就是以脑壳的形状、大小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能力等，当时在北爱尔兰颇为流行。有些颅相学者还将这种理论引向教育，以此来选择和培养学生。北爱尔兰的颅相学者往往在冬闲时节，穿村过镇，寻访他们认为合适的儿童组班教育。

安诺德兄弟就是这类人物。他们与赫德家略有旧交，受亨利的嘱托，入学前仔细地丈量了赫德的脑壳，认为满意，然后将赫德吸收为他们在希尔斯堡办的“安诺德兄弟学校”的学生。这是一所很普通的乡镇小学，赫德在那里受到了最初的教育，除了一般语言文字和简单的数学外，还学了一些零星的史地知识。

十岁那年，赫德结束了小学生活，亨利亲自把他送进陶顿(Taunton)的卫斯理安(Wesleyan)预科学校。在英国，预科学校略等于初中，学生在那里学习一二年后升入高级中学。陶顿在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Somerset)，到那里要越过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的爱尔兰海。

赫德在这次旅行中第一次看到了大海和轮船。浩瀚的大海，长鸣的汽笛，船头破开的层层海浪，初临其境，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使少年赫德感到新奇和激动。码头的兴旺，英国本部的繁荣，开拓了他的眼界，也许，这时他已萌发了将来“乘桴浮于海”的念头。他颇有感情地长久地记住他所乘的第一艘轮船的名字：“撒乐克号”(Shamrock)。这艘轮船与赫德有缘，它后来也去了中国，却已沦为走私船，在中国沿海贩运鸦片。一八六〇年左右，赫德已是广州海关副税务司，他意外地在广东附近缉获的一批走私船中发现了它。尽管经过风雨剥蚀，船首的字母已经

难以辨认，赫德还是很容易地认了出来。

陶顿的卫斯理安预科学校设在一座环境幽静的古堡里，赫德在那里读了一年的拉丁语。这一年，他结识了年轻的同学斯托克·安格联(Stocker Aglen)，斯托克就是半个多世纪后接替赫德当上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弗朗西斯·阿瑟·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的父亲。

第二年夏天，赫德以一种长大成人的神气，井井有条地安排行程，独自回家度假。亨利在贝尔法斯特(Belfast)接他，看到陶顿学校竟让一个十一岁的少年单独进行越海的长途旅行，亨利很生气。他于是决定把赫德改送到都柏林的卫斯理安联合学校(Wesleyan Connexional School)后来改称卫斯理安学院(Wesleyan College)去继续读书。这所学校和陶顿的一样，都是基督教卫斯理宗办的教会学校。

独自越过爱尔兰海的经历，增强了赫德的自信，他开始有一种独立行事的能力。卫斯理安联合学校是以纪律严格著称的，校长克罗克(R. Crook)对校规掌握很严，赫德却不肯轻易服从。对于学校的规章制度，他先要问清理由，才肯遵守。他待人和气，笑脸相迎，暗地里却常是恶作剧的主角。一个细心的老师注意到了赫德的刁诈，时时戳穿他。赫德决意进行报复，有一次，他竟在大庭广众之下，顶撞这位老师说：你也并非完人，你不过是我们的仆人，是我们付了学费养活了。这件事轰动了全校，校长夫人亲自出面处理，赫德最后才道了歉。这桩小事足见其幼时的精明和泼辣。

赫德暗中也设法改变他的顽童形象。《圣经》历史的考试临近了，在教会学校，这是学生的一门主课，考试成绩第一名被

公认为最佳学生，受全校尊重。这时整个学校都瞩目于一个名叫法兰克顿的学生，谁也没有想到赫德，而他表面上装着若无其事，暗中却决心谋取桂冠。星期天，全校都在紧张地温课迎考，赫德却故意满不在乎地在操场上打球和游荡。考试开始了，赫德以出人意外的成绩击败了法兰克顿，获得了第一名。这次成功迅速地改变了赫德在学校中的形象；而他似乎也尝到了甜头，从此在学习上非常刻苦。

一八五〇年，赫德结束了在都柏林四年的学习，考进了爱尔兰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所属贝尔法斯特学院。爱尔兰女王大学是新成立的大学，在爱尔兰的考克、戈尔伟和贝尔法斯特分别设立学院，一八四九年开始招收学生。与当时英国的大学因教会派系差别而壁垒森严的情况不同，这所大学能容纳不同教派，不同政见，乃至出身于各阶层的学生，这在当时是一项大胆的创举，这使得这所大学学生来源广泛，校内思想活跃。

赫德的父亲不愿意儿子在都柏林升学，就是因为教派关系。都柏林的三一大学（Trinity College）是英国国教的堡垒之一，而亨利·赫德笃信新教。赫德于是放弃了在都柏林升学的机会，投考办学宗旨比较开明的贝尔法斯特学院——这一抉择当时并未经过多少考虑，却决定了他日后的命运。

二、大学生活

进入大学，赫德渐趋成熟了。

他身材不高，体格瘦小，额头稍向前倾，两眼深沉而有神，上唇已留有微须；经常穿一件赭色的上装，似乎从不惊慌失措，给

人以一种老成持重的感觉。幼时一度的顽劣已经褪尽，而在他身上，又几乎没有一般爱尔兰青年的活泼和驽悍。卫斯理安学校不重视体育活动，从不举办英国学校中经常进行的校际体育竞赛之类的活动。赫德受其影响，反而认为英国学校的缺点之一是过分强调体育。他所喜欢的运动只是散步和骑马，他的骑马术也不高明。这种儒雅的风度使他以后较易接近中国的封建士大夫们。

既少活动，赫德便把全部精力用于学习。促进他苦读的动力之一，是为了争取学院颁发的为数不多的奖学金。赫德的父亲子女众多^①，供给长子求学本非易事，而依靠奖学金读书本身也是学生的光荣。进校第一年，学院颁发十二名奖学金，赫德以最后一名中选，第二年颁发七名，赫德又列末位，而在第三年的五名奖学金中，他跃居首位。

在所有的课程中，赫德对哲学（逻辑学、玄学）和英国文学兴趣最大，成绩也最好，而在大学生活中对赫德影响最大的人物，也就是这些课程的任课老师。

哲学教授詹姆士·麦克锡（James McCosh, 1811—1894）是第一位对赫德有大影响的老师。他的早期著作《神授政治学方法》深获爱尔兰女王大学名誉校长克拉伦敦（Earl of Clarendon, 后来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好感，因而被聘到校任教。麦克锡本人在英国哲学思想上并无建树，但善于教学。他介绍赫德看当时修订再版的《推理归纳逻辑大系》，这是英国哲学家米尔（J.

① 赫德有弟妹八人，莱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一七七——一七八页有各人生卒年与生平详情表。

S. Mill, 1806—1873)的一部著名哲学著作。麦克锡注意培养赫德思维的能力,使他以后能在许多纷繁复杂的事件中抓住要害,为英国资产阶级谋利益。

文学老师对赫德也有很大影响。乔治·利力·克雷克(George Lillie Craik, 1798—1866)是英国文学批评家和历史学家,当时在校任英国文学和现代历史教师。赫德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写诗,诗作曾在学报上发表,为此还得到他父母寄来的十英镑奖赏。虽然不久有人挖苦赫德,说他的诗还不及写诗用的那张纸值钱,赫德却终生保持着写诗的爱好的,后来到了中国,公务之余,还常抽空涂写诗句。

拉丁语和希腊语是大学里的一门主课,赫德对此爱好至老不衰。一九〇九年,赫德已是七十四岁的老翁,精力不济,难于阅读,但还忆及少年时代读古典作品的乐趣,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真希望拉丁语和希腊语将来不会消失,孩提时代,柏拉图和索福克勒斯迷住了我,今天我却已不能阅读它们了,然而它们深入了我的灵魂,就象树木的成长,是雨露阳光的渗入使之成型和坚固一样。”^①

赫德在生活中逐渐形成了含蓄、内向和谨慎的性格。他获全学院奖学金第一名时,虽然激动得彻夜未眠,却不敢马上写信告诉家里,生怕好消息会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他总是等拿到了金质奖章,才敢发出家信。从下面这一件发生在他即将毕业时的轶事,我们可以想象大学时代的赫德其人。

一八五三年,爱尔兰女王大学所属三家学院在都柏林联合

① 《赫德与中国海关》,第一七二页。

举行学位考试。这三家学院都是新立的，还未向外界显示过各自的教育质量，因此这次考试与各校的光荣特别攸关，考克、戈尔伟和贝尔法斯特三学院都指派成绩最优者赴考。

赫德被指派参加英国文学和逻辑学这两门课程的考试。前不久他刚刚获得了这两门课程的金质奖章，因此信心十足。他很顺利地通过了逻辑学的会试。

可是，当英国文学考试结果公布时，赫德却连复试的资格都没有。于是舆论哗然，学生起哄，老师摇头，都认为赫德坏了贝尔法斯特学院的名声。同学纷纷对他责难，甚至言语粗鲁。赫德默默地听着各种訾议，不发一言。待众议稍寝，他却关起门，点起灯，不动声色地作复试的准备，每天伏案十八小时。他相信事情必有转机。果然，复试前一天的晚上，英国文学教授亲临赫德住所道歉，说，赫德在初试中成绩遥遥领先，他的试卷因此被单独放开，结果却漏报了。这样，因他的自信和未雨绸缪，赫德顺利地通过了翌日的复试，获文学学士学位。

这时，赫德已面临职业的选择。

当时对学生最有吸引力的是去美国。一八四八年加利福尼亚大金矿的发现，使美国西部成为许多欧洲青年瞩目的地方，不少同学去了美洲。但这种纯粹的经商对赫德没有多少吸引力，他只是稍稍犹豫了一下，就决定不随波逐流，继续留校读书。

依靠奖学金，赫德读完了现代语言和现代历史两门课程，又继续攻读哲学和法律的硕士课程。

但他并未能完全专心读书，职业的选择时时困扰着他。他的心里，始终装着一种难以诉说的、神秘的欲望，这种欲望是硕士学位所无法满足的。